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四

宋　袁甫　撰

奏疏

戊戌風變擬應詔封事

臣仰惟陛下祇畏天威益隆聖德因風雨震凌之變惕然恐懼以避殿減膳爲未足迺親灑宸翰布告中外俾大小臣僚咸以直言來上聖心篤切已足上格穹蒼矣

臣昨厠從列兹叨祠㢘目擊變異痛心疾首雖抱沈痾
屛處衡茅其敢以是爲解而不思所以仰答清問是用
披瀝肝膈粗陳管見惟陛下少垂聽焉臣聞聖帝明王
之世天道順于上地道寧于下故無疾風苦雨之災無
地震水涌之變此皆盛德感召之所致也而自今夏以
來地震屢矣迺七月七日白虹夜見虹颶母也越二日
而颶風挾雨大肆威虐人皆曰颶母之見此先兆也臣
則曰先兆之見不在乎白虹垂象之時而已著于地震

生且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于是乎風霆流形發生庶物斯其所謂神氣者歟夫何神氣之發育乃反為人物之殃不為祥風甘雨乃轉而為災為沴殆有甚可怪者焉土宇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漂蕩室廬矣民人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傷害民命矣物產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垂成之稼掃地無餘一飽無期饑莩將見矣地震兆其端而颶風煽其毒是其咎果安在歟夫地載神氣而聖人之神氣實與之相為流通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作書者以爲舜之德即舜之所以爲神氣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記禮者又引崧高之詩而繼之曰此文武之德即文武之所以爲神氣也成王之神氣微有所昏故大風偃禾昭示譴告及夫啓金縢之書發悔過之語而反風起禾見于不旋踵之頃當是時成王之神氣其精明與舜同亦與天地同故一念感召如響斯答然則今日之變天道未順地道未寧震動漂搖災異交作無庶物露生之應而有蕩析摧敗

之憂陛下盍亦反躬内省豈吾之神氣有歉于古之帝王而然歟臣竊謂天覆地載人物處于其中同此一神氣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實所以爲神氣之主也比歲以來兵戈滿目乖戾之氣上干陰陽西蜀破矣荆襄殘矣淮甸搶攘江湖撼搖民人死亡何可勝計今又先之以地震重之以風雨凡平時之林然而生蔚然而茂神氣之所發育者率皆憔悴蕭條觸目酸鼻而又物價翔踴日甚一日民將無所得

食直立而須死耳夫民物之生皆地之所載而天之所覆也今天愛其道地愛其寶但見寖微寖衰之形莫覩寖明寖昌之象可不為之寒心哉雖然亦豈無道以處此臣敢科別其條以告陛下夫天下譬猶一身身以神氣為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强血脉流通吾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脉也自一身而宫闈自宫闈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

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脈也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充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強矣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歷之艱險變故不爲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爲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神氣遂爲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夫憂窘則怵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純一不二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

陛下悼念災變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愆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之後尤當兢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盲風怪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絶荒淫之嗜好戒宴安之鴆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肅妃嬪進御與經帷講學之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為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為難欺視

聽管攝乎天君而毋以外物汨精神幾務盡付于至公而毋以私昵寄心腹斥一時寛釋之邪說而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敢養諛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安以稔蕭牆之禍遠臣不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于岌岌至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挈而還之于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

謂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必充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以臣觀之郭公之罪固在乎無剛斷之勇而其受病之原則在乎未能識善惡之眞如使其眞知善善眞知惡惡則何遽至于亡惟其顛倒錯亂莫知適從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敵佞佞邪滿朝則中正路塞是以終陷于亡耳陛下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

進今日不知其亡往往乍賢乍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
陛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
剛也特在乎審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于君子
而勿誤施之于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于小人而勿
誤施之于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蹈郭公之
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真但懲往時議論紛紛
異同之弊遂以安靜爲尚然所謂安靜者惟茍同而已
爾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以茍同爲

賢其意將以求安靜也殊不知是是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爲安靜阿意順指媚上附下無所救正蔑聞箴規則雖求爲安靜乃所以爲大不安靜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怪徵日新民情易揺尚得謂之安靜乎本朝慶歷嘉祐間羣臣可否相濟至熙豐而并爲一談元祐諸賢亦可否相濟至紹符而又并爲一談由今觀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己意爲逆順而以義理爲逆順勿以同異

定取舍而以是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實今也不然脱遇有一任使有一除授則左顧右盼輒興乏才之歎正如風痺之人緃緩不收四肢百骸不為我用謂之骨力之强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背同之説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臣所謂陛下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强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興王

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而立有財蓋其精神志念沈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躁以先事勢可爲不遲疑而失時挫而愈厲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脈本相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以養財而非措財何以辦苟不通爲一體大作規模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厥今中外所養之兵與凡屯戍沿邊者不爲少矣而猶若于無兵措弊布在天下者凡四十千

萬有奇其數可謂至夥矣而猶窘于無財此豈拘泥常
調者所能變而通之哉陛下必思夫興王之始奮徒手
而運棹一世者何術而致此彼惟不以常調處之危中
求安死中求生故能易禍爲福如反掌之易耳是故患
兵之少而言增募者謬說也患楮之不行而言秤提者
尤謬說也舉朝羣臣泛泛如河中木而陛下又未嘗毅
然振刷有所改作又烏能救今日傷敗危亡之天下哉
或者乃曰論事易行事難今欲振刷改作必思如之何

而發端又如之何而布置又如之何而究竟可也臣應之曰今日非不可振刷改作也特患未肯振刷改作耳如陛下果肯振刷改作必有其道矣且陛下亦嘗以自昔人主處艱險危急之極者而思之乎彼口之所食者何食身之所服者何服宫嬪凡幾嬖御凡幾内外有冗官冗吏否乎有濫恩横費否乎與土木否乎侈宴集否乎獻議者或及此則笑曰是不過節用耳所用如丘山而所節僅涓埃此迂談耳臣之所言奚止曰節而已哉

直欲陛下如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則必思坐臥仰薪飲食嘗膽真如越王句踐可也必思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真如衛文公可也夫如是天下將曰萬乘帝王而所食如是所服如是是真欲興邦矣是真欲洗一世而更新矣妃嬪耶褻御耶土木耶宴集耶必能奮然大從減省天下傳誦曰今日汰某人矣明日又罷某事矣冗吏耶濫恩耶橫費耶必能確然痛加裁抑天下傳誦曰今日下某令矣明日又革某弊矣陛下立心務在

必行決不朝作而暮止朝廷議論至當歸一寧有甲可而乙否萬一左右之臣逢迎陛下之意以爲方今事勢未至危殆之極何必先爲苦節窮感之態是說也乃害陛下之儉德者也所宜深警而亟斥之或又以爲方今幸而人無橫議何必爲此紛更張皇之舉是說也乃沮陛下之從善者也尤宜明辨而力排之陛下胡不思夫夏少康之興僅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謂至狹至微矣尚能振作興起挽回衰亂之邦復爲隆盛之勢陛下視

少康之時豈不尚易于斡旋運用乎梁武帝為侯景所逼自知必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嗚呼代天作子撫有萬方危迫困辱至出此言書之史冊貽羞千古當其尚可救藥也怠而不奮及其不可支吾也猶不知悔自昔然矣可不懲乎今日之事不問智愚不拘中外同然一辭皆曰巧婦不能為無麪餅甚者則曰國將與楮俱敝其慮固苦其言固切而論及于振刷改作則又皆曰陛下猶未之肯也不特陛下未之肯為陛

下左右之臣者皆未之肯也毋乃以爲妨己而不暇計國乎不思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計國乃所以爲己計也陛下躬率于上將有管晏爲時而出如陛下猶欲以平時架漏之具文而施之于傷敗危亡之天下則雖有管晏猶不知爲陛下計而況未有管晏乎夫管晏孔門之所羞稱也今欲求其所羞稱者尚不可得陛下亦可反而思之矣人主天下之利勢也陛下操賞罰之利勢于掌握之内惟在乎善用之則天下何難治之有臣所謂

陛下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必通者此也抑臣復有獻焉上以言求下下以言應上勿謂言爲無益也臣竊思今日之事復有十條焉號令率多反汗取輕天下令當慎重其所發一也賞罰未行之始天下已生疑心令當示信而勿惑二也所在軍情不安敢于陵犯紀律令當厚恤而嚴法三也災變之後小民艱食皆將驅而爲盜今當招糴以彌姦四也秋高馬肥敵情叵測區處邊畫已爲後時豈容更復悠緩五也督府制閫體統相關

所宜戒飭一心以國事而滅私情六也監司按行諸路
楮劵徒致煩擾亟宜別行措置七也州縣體量田租務
在實惠及下以固民志八也湖淮交子盡合易以銅楮
通彼所以寬此儻是說可行亦當早有定論九也安邊
所之積貯合議區畫毋致陰消潛耗十也此十條亦粗
足以裨末議然臣不敢掇拾細微以溷聖聰者蓋以治
天下必使神氣精明自然骨力強而血脈通凡此末節
有不勞餘力而自舉者陛下毋以神氣之說爲迂稽諸

天地驗諸人事今日之變非向時火災之比蓋火災僅
在京城未爲廣也今之水災徧及外方矣不戒于火猶
可諉曰居民弗謹遂至延燎水災非細故也我宋以火
德王天下先朝河決爲災猶且上下恐懼況風雨肆虐
至于此極陛下其可不奮志力行一反衰苶之光景而
爲興隆之氣象哉詩曰惟昔之富不如時惟今之疚不
如兹又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臣賤性朴愚懷不自
已幸值陛下導之使言是以一吐狂僭惟陛下裁幸

秘書少監上殿第一劄子

臣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廣開獻言之路而羣臣交進互說大而朝廷之綱紀微而田野之纖悉遠而邊鄙之變故近而宮闈之奥密臣下言之可謂詳矣陛下聽之可謂熟矣而至于切陛下之身之心者間雖言及一二而未有懇懇惻惻竭盡忠愛不顧忌諱不避嫌疑爲陛下盡言無隱者臣一介疎遠去國一紀兹叨寵渥幸覲清光敢不一吐其愚以報陛下知遇哉臣嘗讀無逸一書

蓋周公晚歲所作字字眞實吐自肺肝非徒紙上空言而已觀其論商周享國之脩短明示兩途若曰由此則金玉厥躬而養壽命之原由彼則斲喪戕賊而失性命之正故凡受病之根伏于隱微而萌櫱易生者周公皆一一先其未病而藥之蓋適情肆欲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後王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懼其心志內荒而縱伐德之斧也勞民動衆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懼其窮極民力以快耳目之娛也

輕改舊章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人懼其驟更數易而無堅凝之守也不恤衆怨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懼其怨懟繁興隄決而川潰也淫刑窮兵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亂罰無罪殺無辜懼其輕視人命路熟而手滑也老臣忠愛先事豫防列此數條凜若金科苟犯其一害已可畏兼犯數者危乎殆哉嗚呼周公受文王武王付屬之任恐恐然惟懼成王不自愛重則于吾責爲

有負故其勤拳眞切之意必欲始終保護成王全而歸我文武庶幾無慙于託孤云爾然則無逸一書固切于成王之身心尤萬世帝王之藥石也恭惟陛下勇智本乎天錫聰明冠乎羣倫猶且孜孜兔兔崇儒興學其于帝王之道蓋已脗合無間矣抑臣猶願以無逸爲陛下告者蓋臣即書以驗今日之事如印劵符鑰之相契殆若端爲陛下而發者不可不精思而深省也且陛下固知節情欲之流以保天和持儆戒之念以彌德性矣天

下咸以是賀陛下臣則未敢以為慶也譬彼蔓草暫爾芟薙春陽一轉芃然復生何則元有蔓草之根固與無宿根者不同也泛觀天壤之間嘉禾與蔓草同受一氣而不能兩立嘉禾茂則蔓草不殖蔓草榮則嘉禾必枯反此理以觀此身物欲之根不去則性命之基不牢性命之基欲牢則物欲之根當絶陰陽消長之理斷斷乎有不可誣者而況女德無極易以溺人剛制于酒克終實難尤陛下所宜兢兢戒謹也陛下固知體恤民情而

不至積怨讟之釁存心仁厚而未嘗萌嗜殺之念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亦未敢以爲慶也數年以來江湖閩浙寇亂交作吾民死于征斂死于徭戍死于兵革否則死于饑荒者何可數計重以楮令日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讟並起昨者中原可乘之會臣下獻規恢之策淮襄困于餽餉百姓踣于道塗偏師輕動棄甲而復然則陛下雖不疲民力以召怨而民力至今日而竭陛下雖無嗜殺人之念而民命至今日而殘孟軻有言殺

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無以異也陛下心甚仁于百姓而百姓怨乃歸于陛下凡無辜而死者雖非陛下殺之猶陛下殺之也無逸之終篇論哲王聞小人之怨詈則皇自敬德大哉敬乎敬心常存必不溺于情欲必不移于玩好必不勞民必不佳兵天下欣然戴之爲君而又何怨之有不然兢業一或少懈邪僻乘間而入侈心虐政捷出無端其極也民咨胥怨怨之不已至于詈詈之不已至于詛詛騰于萬

口怨萃于一人故周公痛切而言曰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此怨不歸于他人而身實當之然則人怨乃移爲己怨禍人乃所以自禍也勢一至此雖欲長享天祿以綿無疆之休其可得乎且夫逸欲之極至于輕殺而原其根本則始于一念蓋一念喜功伏藏于中始若甚微炎炎不已易以滋熾及兵端一啓小不如意則遽斂而藏之夫斂之固是也然臥薪嘗膽果爲何事敵國外患所以進德又豈容信甘言而弛武備乎臣恐前日之輕舉

與今日之宴安其爲逸一也抑臣又聞之勤者逸之對也人皆知勤之爲無逸而不知徒勤亦逸也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乃叢脞非無逸也正使日御經帷親近儒生若可以言勤矣然耳聽經訓而身不行焉則雖勤亦逸耳是故專心致志自强不息是謂無逸聽之必行行之必力是謂無逸出而與講讀相親是心也入而與妃嬪相處亦是心也無作輟無暴寒是謂無逸斯道也在大易謂之生生在魯論謂之仁壽斯須放逸則生理

息一念間斷則仁壽虧甚可畏也甚可懼也周公所以
保護成王至于壽考者正以元老大臣其責切己故耳
陛下可不深念于此哉臣曩者將指江東因辛卯鬱攸
之後嘗瀝悃力言逸欲之害時朝廷以言爲諱抱此
孤忠無階得達今公道開明樂受忠言臣敢復以此說
一悟聖聰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秘書少監上殿第二劄子

臣聞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陛下新更大化

正天地變化人物蕃盛之秋也臣竊怪比年以來百物日漸衰耗小民愁苦大不聊生臣溢叨麾節十有餘年其在江東也既目擊凋殘窮悴之態易守富沙所見尤甚于江東旋被奏事之命道經三衢視臣七八年前假守之時氣象大異猶可諉曰寇實使然及歸抵四明則蕭條之狀與三衢同人人嗟咨家家歎息耄耋之人亦云前此未見臣心甚駭之天地生物何有終窮今物耗且貴氣象蕭條豈無所以然之故歷觀史冊所載大抵

物貨衰少井邑荒凉往往不見于隆盛之時而多見于叔末之世當其隆盛也公道開明衆賢彙進布列在位蔚然輝光凡融結于宇宙之間者無非瑞氣之成象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物產蕃阜乃變化之餘效耳及夫叔末之世佞僞馳騁賢智抑欝上下怠玩精采萎苶凡形見于天壤之内者景象迫促而不舒物產壅閼而不暢無寖明寖昌之勢而有日銷月鑠之形亦理之所必然耳多賢則潤澤豐腴之財則膏液枯竭巳事之驗昭哉

可觀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者艾登崇俊良一反天地閉塞賢才隱伏之徵則當有天地變化萬物繁阜之效今也賢才衆多而物意焦枯如前所陳者何歟豈氣數至此而微有非人力所可挽回歟抑變衰為盛必有旋轉造化之妙而非時賢之所能及歟否則衆雋雖聚本朝而分職授任未能各當其處坐觀者多而任責者少歟否則陛下雖有好賢樂善之念未免貌敬心疎彼之有所抱負者實未能展布歟是數者之中必

有一二于此矣而臣又竊有隱憂者深恐悠悠歲月積
用未應陛下亦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摭
弊新奇之策必將漸起厭心且別求夫輕銳有才之人
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譬猶抱沈痼之疾風寒暑濕
之所凌薄其受病固非一日積漸耗散生意纔一髮耳
氣象蕭條則其病證也人材則醫也計畫則藥方也有
善醫焉未及盡用其方乃遽更他醫雜試而輕攻焉則
一髮生意所存幾何今日所用之人是也而所以用其

方者未也陛下胡不集在朝之彥如慶歷間開天章給筆札俾各條陳當世之利病何以振朝廷之綱何以裕國家之計何以濟生民之急何以壯邊鄙之勢察脈觀證對病用藥鑿鑿精實勿使空談上之人擇其尤的切可行者使各竭力任責課功計效凡布列周行者不至虛度光陰粉飾觀美則事事振起物物精神昔日血氣之微弱未有不轉爲盛强苟徒慕賢人衆多之名而無庶明勵翼之實使賢者仰屋竊歎而憸人刻覈之說得

以投隙而入則元氣先虧而血氣隨之其銷鑠耗竭決不止如今日而已臣來自遠方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願陛下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毋致少有轉移君臣上下苦心刻意是究是圖將見薰爲太和民物蘇醒亨變化蕃盛之效消閉塞隱伏之機特一轉移之間耳惟陛下篤信而力行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臣一介庸愚濫叨麾節于今一紀自陛下臨

御大寶未獲一覲天顔誤蒙陛下記錄擢寘冊府玆
有管見仰裨聖德之萬一聖語云卿久勞于外篤意
愛民每覽卿所陳備見懇惻某奏臣奉陛下寛大不
敢不竭盡此心讀第一劄至無逸一書非特切于成
王之身心實萬世帝王之藥石聖語云此書周公說
得切至眞可爲後世人主之法某奏臣得于道路咸
言陛下聖德日新近日于逸欲之事戒之甚嚴更願
終始如一則無媿此書矣讀至其極也民用胥怨怨

之不已至于詈詈之不已至于詛詛騰于萬口怨萃于一人聖意竦然首肯再三讀畢某奏臣劄子中說未盡更容敷陳乞陛下垂聽陛下試思逸從何起豈不曰從念上起念從何處起但如此說便認作心若認念作心元有這逸底念心譬似月念譬似雲月本來光明皎潔雲起則掩月雲散則月之明如故心亦如是此念起則心昏念不起則心之澄明純一素來只如是又奏陛下何以使得這念不起上改容問如

何某遂奏臣以爲陛下若欲念不起只看周公先知稼穡之艱難一句大抵人主不可頓放己身在富貴崇高中須是頓放己身在艱難辛苦上天下最辛苦莫如農夫陛下豈可萌宴安之念直須將吾身不作萬乘帝王看常把農夫相並看這艱難辛苦底滋味果不忘于心自然逸欲之念不起矣聖語云是某又奏陛下御經筵講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可謂詳熟今觀此書周公首言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

此是致知格物最要者知艱難之事則妄念不作此之謂意誠妄念不作則本心之純明更無纖毫病痛此之謂心正天顔甚開納連云卿所言極當極當第二劄讀至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者艾登崇俊良聖語云今日用賢區處得當否某奏陛下好賢樂善出于中心向來公道鬱塞賢者屏伏在外自陛下新更大化衆賢彙集目今氣象甚佳但當委任而責成功聖語云正緣無人肯任責某奏若不任責

虚度歲月深爲可惜目今朝行間非不濟濟可觀然須眞實以國家爲心竭力盡瘁乃克有濟此在陛下興起振作使之趨事赴功可也聖語云此專在上之人率厲之耳讀至陛下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捄弊新奇之策必至于漸起厭心則將來别求夫輕銳有才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口奏醇儒雅望者固是體國但恐陛下以爲遲鈍則厭斁之心生此斷斷不可陛下一有厭賢之心彼之巧伺旁睨

者捷出而乘之陛下一入其言而不自覺利害不小

聖語云是是讀畢上又問近日楮幣之價日益減削

秤提無策如何則可某奏此事雖是監司郡守之責

然其機括卻在朝廷若監司郡守不過小小術數行

之一路一郡耳縱使秤提略起終無大益況一處價

稍高則他處皆輻輳而至併這一處壞了聖語云正

是如此某奏臣謂朝廷若要作規模只是減印造之

數但目今百需皆要會子如何省得臣又反覆思慮

只有節用一說雖是老生常談卻切實用只如陛下

昨輕動師旅所幸收斂得速若不收斂兵費豈易支

乎陛下省得這一大頭項是印多多少少會子如此

等類每事節省自然見效此不可以立談盡也聖語

云卿所奏皆當若有所見可奏來某奏聖意開納如

此臣敢不竭其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錄監生臣周以興

蒙齋集卷五

宋 袁甫 撰

奏疏

右史直前奏事第一劄子

臣猥以庸虛疊膺誤渥擢司記注直前奏事職也今事之當言者奚止一端陛下樂受盡言不以犯顏為罪臣豈敢苟為緘默以上負明天子知遇哉臣近者密侍經

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于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識所謂真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棖為對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為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真剛乎有慾則私意横生無慾則與天為徒非真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强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髮之私喜私怒則鼠隙由此開有纎微之旁

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懲忿窒慾謂之真剛克己復禮謂之真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敢以真剛許之者正以無帝王宅心密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者天下利勢何事遲疑而不決誠以為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于去佞而反斷于去賢

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為不決耶擯李德裕之黨黜李石于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于逐小人而反決于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稟決不足以望高祖太宗則寧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于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辦哉是必有真剛之德而後可也仰惟陛下

聰明天錫問學日新真剛之德固已得之聖心矣夫蘊于中必發于外陛下果有真剛之德則政事設施之間必有不可掩者何為乎闇然而未彰也陛下豈以發號出令率意輕變以是為剛乎此似剛而非真剛也且今日至大至急之務有二曰楮幣也邊事也陛下雖敝敝焉日夜以為憂而箕計見效迄無秋毫之功者臣以為皆由陛下剛德之未充耳誠使剛德見于節浮費則凡宮闈之用度近臣之錫賚冗官冗吏之蠶食斷自今以

始痛加裁抑推此以行于州縣則所省之費皆可以助收梠之用矣今乃以節用為老生之常談悠悠歲月茍且因循終不忍大有所損以示吾刻苦警厲之意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于懲贓吏則取二三十年以來蠹國害民之人藏富于私者盡歸之于公毀家紓國自古有之明白洞達務在必行則皆可以佐收梠之用矣今乃僅因人言略加發摘罪大罰輕輿論未快陛下方且回旋曲折依違掩覆已發之贓既如是而未發者厚積深

鏑偃然安享陛下悉置之不問是前日縱其為國之賊
而今日又教之不體國也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于聚
軍政則邊境之事所合大加搜校某處圻疆失守某處
戍兵損折某處招人填補兵糧元計若干減省若干新
招贍給若干盡吐事實毫髮無隱而不然者顯寘之罰
今乃諱敗遂非不以實聞坐收利贏鈌額不補陛下明
知其欺罔未嘗一加黜責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于擇
帥權則堂堂中國豈無至公血誠沈幾多智之士足以

嘗閫外之寄今也淮襄制垣不聞虛心無我收羅俊彦
以資幕畫又不聞深謀遠計保境安民以圖後效精神
困于挫衂之餘智勇竭于耗散之後至于分閫沿江者
兩淮事勢不相統屬下多矛盾之見上無調一之策平
居尚有違異緩急何以得力自古用人必先儲代今未
用者謂其局生而非老手已試者雖云局熟而又罔功
邊遽日聞敵情叵測卧薪嘗膽合智併力猶懼不足陛
下乃晏安暇豫如平時真剛固如是乎陛下自更大化

動以漢宣綜核名實為比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圖治之名而乃墮于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窺于杳冥之中旁睨于幾微之際希求御札寖開竊弄之門憑恃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罅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為者則蓄縮而有待贊陛下以非所當為

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陛下剛德之未充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影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善矣直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

下裁幸取進止

右史直前奏事第二劄子

臣竊伏思念先臣某事寧考朝嘗進精神之說大要以為人主運動天下其妙在精神寧宗欣然嘉納臣今復掇拾遺論為陛下詳言之陛下新更大化日與大臣論道經邦精神之運宜可以光宅風動矣而中外多事蠹弊滋長因循歲月未臻厥成其故何哉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之意常少而事物之來敝精勞神之患常多此正

今日之大病也陛下每旦辨色視朝大臣奏事之後或間以臺諫之論奏或繼以百官之輪對而經筵早講已迫矣進膳之餘陛下復于宫中省閲章奏而晚講又且迫矣則是一日之中焦焦焉疲其精神不亦甚乎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敝此必然之理也況天下之事有緩急有輕重于其緩且輕者徐徐焉應之則可以併其精神于其急且重者而無失事之患今陛下既以聽政勸講窘于日力之不給而中書之務不問巨細内而庶政

外而邊防叢委轇轕盡歸廟堂無一事之區處不關于念慮無一紙之申明不經于裁決雖曰機務總括之地勢則宜然亦恐執要御詳之道未必如是陛下與二三大臣有限之精神既已奪于泛泛之常程則夫急政大務所當靜觀默察者安得復有精神以為之運用耶夫所為急政大務者何也上而畏天下而愛民舉至大至重之責萃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亦嘗思之乎迺月正元日風從乾來占為兵起越三日月犯太白占為强侯作

難天下民靡敝立春之朝條風起西北占為暴霜殺物
栗蹋貴驚蟄後一夕雪降非時占為迫近之象又七日
太白與填星合占為疾為内兵既而隕霜之異果在寒
食之後則春日所占不虚矣陛下覩兹變異惕然自反
凡可以召和者無所不用其至此則陛下所宜專用其
精神者也近者邳徐失守海亦旋棄新復州郡勢皆瓦
解外虞既急内備又單維揚半是北人洞知我之表裏
事勢如此真可寒心軍實隳于輕進戍兵𠞰于屢衂楞

然空虛何以應猝況所在軍情易于激變殺官吏焚州縣如惠陽近事漸豈可長齊安隱憂未容安枕而豫章近地幾致生變推其所以致此之因皆由帥閫久虛素無鎮壓之勢君臣上下非不夙夜究心然大抵緩急重輕混而為一始欲俱急而終至于當急者亦緩始欲俱重而終至于當重者亦輕在彼既有所分則在此者必無所專是亦可以悟敝精勞神之失矣奈何因循苟且不能奮然改其舊而新是圖士大夫有憂國之心者徒

能仰屋竊歎而無敢輒為陛下言之者雖言之而陛下亦未必能行之也孟軻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夫以堯舜之大聖不以周徧為能而惟以急先為貴若之何悠悠泛泛而欲治道之興起乎是故善運其精神則雖憂勤而決無勞敝之患不善運其精神則雖勞敝而反無憂勤之實光陰迅速歲不我與陛下勿恃春秋之鼎盛而遂輕用其精神也臣忠愛之心出于懇惻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日夜聚精會神勿以薄物細故耗有限之力必使志慮專于大政規模急于遠圖天下之事綱舉目張而太平不難致矣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臣滋司記注稽諸舊典許令直前奏事讀第一劄奏臣所言乞陛下充養剛德讀至漢元帝唐文宗聖語問如何某奏二君之果斷不用于斥邪佞而反用于逐賢人此是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須是當為之事則決于必行不當為之事則斷在勿行可

也陛下聰明不愧堯舜但剛德終是欠雖曰天資難
以勉强然正要涵養工夫真實用力臣不敢泛説且
以近日楮幣邊事言之見得陛下剛德有所未至聖
語云楮幣邊事信是當今急務讀至節浮費懲贓吏
奏陛下近日聖斷中外無不懽悦更願務在力行又
讀至核軍實聖語云已行下根刷數目各令著實奏
來讀至擇將帥聖語云帥才實是難得奏臣以為人
才不可以小過而輕于廢棄亦不可以未試而緩于

任使方今之患正是有過者雖局熟而摘其瑕疵未用者又以局生而難以嘗試所以都成擔閣此在陛下與大臣急爲區處也聖語云極是極是讀第二劄奏臣所請乞陛下愛惜精神聖語云每日都不曾有少暇奏陛下清心寡欲專意經訓可謂聖主矣但目前瑣屑常務固不足留聖意而經筵講學亦不必屑屑費其精神于傳注訓詁之間只要領會大旨推之以治天下只是理會天下大事中書之務亦如此要

須全把精神提掇綱領可也聖語云朕嘗諭大臣講明楮幣及邊備二事其餘碎務原不必勞神奏陛下聖識可謂高明讀至畏天愛民奏陛下聖德格天所以比歲豐稔聖語云米麪價平幸而得此奏今歲若更獲一稔則人心愈安妥近日得雨之後氣象甚佳聖語云是讀至軍情不安易得激變奏陛下非不憂勤于上而天下官吏終是未能洗心易慮確然為公家任責聖語云正緣任責之人少又奏陛下當養育

精神務令充實上與皇天打作一片下要事事合人
心教天下人悅服大臣亦宜體此意只將精神専理
會大事今未免把事之緩急輕重一樣都要好滾來
滾去卻安得許多精神聖語云極是讀畢奏臣所論
充養剛德愛惜精神皆是切于陛下之身願陛下更
加精思而力行之聖語云卿言甚當

論史宅之奏

臣猥以非才誤蒙陛下擢寘華近每侍經幄獲吐愚忠

願陛下保養之心常常清明靜一則一言一動皆可為萬世法若有毫髮私意介乎其間雖朝夕講論而躬行有戾揆之于心不能無歉是非毋自欺之義也陛下不以臣言為忤過加奬納臣感激思奮以為幸遇聖明有事安敢不言有言安敢不盡臣竊見近者中外驚傳陛下特形御筆謂朕欲全功臣之世而人言不已戒飭史宅之等安分畏法益加戒謹仍令自今中外臣僚奏章毋得攙摭務存大體以副朕終始元臣之意萬一有此

深為陛下惜之且陛下即位于兹十有二年矣而柄臣專國者十年太祖太宗之綱理天下者幾至大壞而不可收拾迺前歲之冬陛下躬攬萬幾名之曰更化震霆發于久蟄之餘赫日耀于積陰之後太平之期雖未立致然既解弦而更張之亦庶幾其可望矣今一旦布告中外明敕臣僚毋攎摭舊事若是則是端平元年以來所更之化天下咸曰是更柄臣之弊政今保全元勲禁絶人言之札一頒天下必又潛疑竊議曰是將更端平

元年以來之化矣天下喁喁之望何頼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何頼焉且陛下亦知夫言路之通塞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乎更化之初言路甞一闢矣迺來廷紳竊窺陛下有厭聽忠言之微意直聲不聞習為喑默今陛下又從而隄障之遏絶之臣恐中外之臣以言為諱雖有至大至急之事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端居蠖濩之宫試默省此心必知御筆之頒有惕然未安于中者陛下茍心知其非而公不足以勝私則是自欺其心矣其與

陛下御經筵之時臣進勿欺之言而欣然嘉納之際毋
乃大異乎陛下聰明睿智照臨萬方近又並命二相作
新庶政乃于此時降禁遏忠言之手札以消天下讜直
敢言之氣傳之中外其謂陛下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誠使柄臣有功何厭人言使其有罪言何可塞臣謂御
札之頒本欲禁人之言而反激人之怒如川之防必至
大決而後已陛下視今為何如時耶中外多故患在不
測陛下日夜兢畏猶懼不足乃欲以方尺之紙鎮服人

心君臣上下泰然自安盡忘憂惶恐懼之意其可乎人情安則舒肆危則憂畏舒肆若安也而終反危憂畏若危也而終乃安陛下欲全史氏一門則當使之常有忌憚公議之心如一撤其閑將以愛之適所以禍之也況宅之兄弟久處富貴涉歷未深正當左右詩書遵蹈繩檢不致貽譏清議乃可植立門戶故御札未必能福史氏而公議乃可以全史氏也陛下遽可輕發而不爲之熟慮歟臣愚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愚如御札猶未宜

降囙當泯其形迹若其已行勿嫌反汗亟賜收回庶錢慰愜輿情通達言路以不失更化之初意臣觸犯天威出于忠愛不容自默惟陛下裁幸

中書舍人直前奏事劄子

臣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效特發睿斷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疇不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不歸一太專則失于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腸而恐

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于是置右弼以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能長慮卻顧共圖國事也于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是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于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于此時何難爾難于塤篪之相應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

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事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房𤣥齡問正主庇民之道于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世之為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凡親故黨緣私相援引陰相囑託者一切屏去而

後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胷中膠膠擾擾非真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為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似同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為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以為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為公而謙遜畏抑務為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柱石不牢大厦將顛而何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為然

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託以心腹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侃然正色為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内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讒間之隙既開交鬬之風滋熾于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為此之黨此以為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為此之私此以為彼之私而人主始惑于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為此論猶慮簧鼓是非徒亂人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蠭起之際乎

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揺志在好亂二也敵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閫外諸帥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為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歎惟曰其如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

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為多臣願以此事為大臣勉元祐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能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己平心為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為陛下獻雖

然抑臣又有深于此者蓋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為英主也要必無纖介嗜好汨其澄明之性則發為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齋莊于路朝而舒肆于燕私酒色觀游便辟側媚凡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于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鬱之不暇而況權勢之相偪黨與之相擠日夜圖維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

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為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臯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説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

敢為是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惟知患在外敵而不知憂伏蕭牆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起縉紳是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舜臯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陛下並命二相天下莫不欣悦為二相者所當各盡公心勿徇已私則可以上副陛下委任之意讀至陛下置右弼俾助左揆之所不及玉音云朕意正是如此外間何為有紛紛之論某奏天下事有一

必有兩兩則易于不一惟英主有以一之漢文帝嘗並相陳平周勃矣一則智謀一則厚重有文帝在上雖是二相而歸于一唐太宗嘗並相房玄齡杜如晦矣一則善謀一則善斷有唐太宗在上雖是二相而亦歸于一然則今日何慮紛紛之論惟在陛下一人而巳讀至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玉音云極是某奏主意所向人情之所趨也主意向左彼則趨而左主意向右彼則趨而右陛下不可不察人情之所趨趨

之之初未遽見有大害趨而不已分明植黨自此始矣讀至譏問之隙既開交鬬之風滋熾而朋黨之論于是乎興王音云此事極可慮又云朕甞宣諭大臣云朕並命兩相正賴協心共濟國事卿等宜深體此意其奏陛下聖諭極當讀至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其奏臣在講筵每奏陛下此心所宜常常清明不可稍有昏蔽陛下責宰輔以協心須是陛下先自正心可也今亦是敷述此意讀至大臣既不任

責則陛下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為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其奏陛下于此不可不著精神若使大臣不任責而左右得以乘其間彼之巧謀詭計于不知不覺之中入陛下之胸腹此其利害不小玉音云此果是利害不可不察某奏陛下之言及此宗社之福也讀畢玉音又問自除二相不至有嫌疑否某奏陛下以赤心委任二相二相俱賢何至遽生嫌疑但

臣所謂人情之所趨各有偏徇若陛下無以一之卻恐嫌疑從此生且如目今中外多事可謂甚矣左揆一向辭避右弼又一向畏避若各事形迹深恐耽閣國家事無人乘當緩急之際將若之何某又奏近日廣寇已平京口叛卒不用招安盡行誅勦國威稍伸又雨澤霑足雨後快晴一飽可望但邊境可憂須及今勉二相如救焚拯溺速作措置玉音云人情好亂誠爲可慮某奏陛下所以當日新盛德剛健不已者

正將以弭禍亂之萌也若陛下不進德大臣又不任責以好亂之人情激成事變直易易耳陛下以臣此劄宣示兩相俾其力行一箇公字玉音云卿議論極當示兩相遂退

蒙齋集卷五

蒙齋集卷六

宋 袁甫 撰

奏疏

論履畝劄子

臣仰惟陛下一念愛民上通于天急聞讜言如恐不及臣竊伏思念計田輸券此事大非得已必須施行之際倍切謹審勿謂指揮已出憚于參訂致貽後悔及今明

示德意務體下情使人戶曉然知朝廷寛恤之心庶不致激成他患今謹條列于後 一指揮內一條人戶所納官會各州軍截鑿一角發解朝廷臣謂令各州軍截鑿不若令人戶自鑿齎赴官司何則官司截鑿人戶弗信許人鑿納大信乃昭或謂人戶鑿納必有夾雜偽會之弊殊不知此雖有之然其弊亦自有限况只鑿一角真偽自可稽攷若從官司截鑿彼直謂以空言紿我將來官司仍前發出行用則彼固已有怨忿之心矣人情

不甚相遠如許其自鑿以納官則必不疑目前雖有輸財之苦亦知會少而價增異日可以獲利庶幾其不怨大凡處事當體下情朝廷但知出令不可屢改不思怨謗一興勢須改令與其改于怨謗既興之後孰若修于怨謗未形之先或又謂我但直行截鑿足矣何恤人言殊不知朝廷用度目今窘急州縣揣知此意必有密獻不必盡鑿之說者朝廷處置之至極之際萬一惑于其言豈不中天下之疑縱使不為逢迎者所惑然人之疑

心難以家知戶曉必曰截鑿一也何苦不許人戶為之而官司必欲自行之耶臣之愚只是一箇信字使天下曉然無疑而已　一指揮内一條令各州軍拘人戶納官會分為六限每限半月計三月可足以臣觀之將來人戶輸納不時州郡必致申請朝廷與之展限恐限内先納者皆是畏謹及貧弱之人違限不納者却是頑梗及巨力之戶朝廷今者施行正欲恤貧小然究其流弊反使强家濫被寬恩而弱戶先受督責豈不倒行逆施

耶臣欲反此説而用之令州郡先催形勢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許申展一則頓改收買會價必然縣長二則不墮勢家之術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則貧小者見州郡嚴于大家其心大服彼大家者事力有餘于限内責其必納更復何辭待大家納足後催中戶中戶力雖稍薄然彼皆各自愛惜自能依限輸官末後視所收多寡如何斟酌事體催貧小之戶或已納數多則朝廷施行寛恩可使貧小者霑被大凡作事寛嚴並用如此措置

誠為兩得其宜右開具如前委是利便斷可施行免致後悔伏候敕旨

再論履畝劄子

臣竊惟近日收減會子指揮令人戶有田一畝輸會子一貫分為六限三月而足臣嘗奏論州縣奉行往往不體朝廷之意致使中下之戶先受督促之苦其豪家巨族與吏表裏不以時輸此大弊也謂當先督形勢之家嚴示約束如期輸納陛下既然臣之說臣退而告諸宰

輔亦謂可行日徯續降指揮而猶未也臣亦聞其說矣
蓋曰勢家競買則價驟增然後催中戶以及下戶反收
貴價之楮甚而無可買者非所以利貧弱也臣竊以為
過矣今惟憂楮之不貴不必憂楮之太貴也楮貴而無
可買正自可賀有何可憂朝廷見下戶之無可買也則
寬恩可施矣此所以利貧弱也而何不利之有或又曰
勢家迫之太急恐滋怨而激變此亦過計也輸財助國
自古有之況自故相當軸士大夫不義而取之者多矣

今以前日之所漁取者還以為公家之助非父祖生産作業傳諸子孫者也何至遽生變耶朝廷處事往往當憂者不憂而不必憂者反以為憂何謂不必憂士大夫決不因此而生變是也何謂當憂臣濫攝銓曹仍兼西掖日日書黄及書塡綾紙紛然不勝其多此等皆號官戸然而未必盡鬻爵也用兵以來竄名功賞者皆妄庸無頼人耳又近年朝廷給降祠牒不計其數極目村疃盡化緇黄寺觀之内童行少而僧道多大槩皆横目無

知之人此等易于為亂不若士大夫之有所顧惜也乃置此不憂而獨憂士大夫何耶且有力之士大夫亦猶有力之寺觀耳今一令之行將先寺觀之大者乎抑先其小者乎如謂勢家不可先督則寺觀之大者亦付之徐徐云爾而可乎論者又謂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今不先督勢家此亦不攻堅之意也臣以為國容軍容各有不同兩陣相對志在決勝則攻瑕可也撫柔此民恩意綢繆而先治貧弱可乎或又謂子產有

言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臣亦以為不然鄭𦵏爾國伯有伯石之徒逞暴恣行視公室何有故子産濟之以弱今朝廷清明法度整肅上下一心安得以列國為比故臣謂今日之事所以牽制而不敢斷者一言以蔽之曰未能盡捐私意而已姑息于形勢之家而不念貧弱之戶此病何自而發哉私意未克剛志未決故耳譬猶治深痼之疾當使元氣不傷而疾自去有庸醫者烏喙大黄輕于嘗試無救于疾而氣先耗矣計田輸券此用烏喙

大黃之喻也毋用于貧弱而獨用于形勢則可以全安而無害否則殆哉臣十有八日侍經帷陛下語臣曰修內司有田七萬八千餘畝若以收減會子指揮言之亦合照數輸納今欲特降十萬貫赴封樁庫交納以充收減之數臣仰見陛下急救楮弊自上率下無所吝惜如此臣力贊陛下此舉足以大服人心已而伏覩指揮一一皆如聖諭又見陛下言行相應勇于斷制如此夫以陛下尚且為天下倡而士大夫獨不能為衆人户倡乎

臣愚欲乞睿斷行下諸監司專主先督勢家之説過期不納者必罰無赦如州縣奉行不虔縱胥吏與勢家為地抵拒拖延慢上之令則監司定將守令按劾如監司曲為庇護不即發覺許臺諫糾察以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不過寛嚴並用各得其宜而已嚴于監司守令以督形勢之家待輸納數多楮貴物賤則貧弱之户大示寛恩至此方表陛下憐貧恤小之心上通于天是亦祈天永命之一助也臣疊冒天威罪何所逃惟陛下裁赦

再論履畝劄子

臣近者伏覩朝廷履畝收劵指揮退而精思畫為兩條一曰示信官同人户截鑿使天下知的然有收減之實而不至溺于空言二曰恤小先督形勢之家使天下知貧弱者其末必寛而不至流為虐政終始兩説言之懇切至于再三欲乞降聖旨分明行下而側耳未有聞焉臣自知誠意不足感動然終不敢喑默遂已者盖履畝本非仁者所當為乃大不得已而用之耳于大不得已

之中而行之有方足以救楮弊之窮則公私俱便亦未可全謂之不仁也自昔朝廷行事而犯不韙之名天下不諒其心往往激成大禍熙豐犯新法之名誰復諒其興起治功之心建紹犯事讎之名誰復諒其與民休息之心開禧犯開邊之名誰復諒其恢復故疆之心然則今日犯履畝之名而欲人諒其急救楮劵之心亦可謂甚難矣雖然果能行臣示信恤小之說則天下知吾不以空言欺天下而使天下貧弱之户終被寬恩則猶可

救藥也臣聞諸道路自此令之出大家巨室雖睨視未動而大寺觀主首之桀黠者巧謀詭計已窺伺朝廷之意向有欲挑包散衆者矣有欲鬻常住之產者矣大者既然小者胥傚勸諭之術既窮必將厲威刑以迫之當是時强有力者營關節託聲勢足以自庇而繫纍笞箠以應官司之期限者皆弱小者也鄉村小寺觀緇黄猥雜何可勝數彼豈皆畏法循理之人哉且何獨寺觀為然如鬻爵冒賞之村夫與亡没官户之不肖子平時常

賦猶不樂輸今迫以出錢是無故剜其肌肉也彼又豈肯俛首帖耳受縶縲笞箠之苦耶縣道差人催督始以抗拒抗拒不已繼以毆擊其閒巡尉不識事體奮臂爭鬬則激變挺禍自此始矣此猶曰將來之患也只如目前科配會子之數亦自難行蓋緣田有肥磽苗有輕重産錢有多寡在在不同難以拘泥且以臨安言之自十畝以上至四十畝均納苗一石此則田愈磽則苗愈輕也其他州縣有反此者苗極輕者為上田苗極重者為

下田産錢之不等亦復若此槩曰履畆豈能遽得平耶行法不平則乖爭之端已見矣近聞上户已有一種議論皆謂倉卒之間買劵未辦吾之歲收惟有米耳朝廷當此稔歲儲米為荒歉之備亦為有利于國為此説者乃窺測朝廷名為收減而實則横斂耳嗚呼陛下之心曷嘗為謀利而出此令哉彼見截鑿之令未必果行故以利心量我耳臣一聞此語即披瀝肝膽對衆言之其語乃塞若陛下不肯明白截鑿亦使臣虚負斯言矣臣

所以極陳事理如上所云者大要欲陛下知天下人情如此知天下揣摩意向如此知天下求為脫免之計如此則陛下豈能家至戶曉又豈可刑驅勢迫也哉反覆思慮惟有臣之二說示信以釋天下之疑恤小以消天下之怨寓德意于號令之外回陽和于肅殺之餘使天下諒陛下之心而已臣更有一說天府者天下州郡之所取則也畿漕者諸路監司之所視傚也行之有道守之不移必當衆截鑿必先催形勢以此推之天下大書

榜帖揭之通衢有目者見有耳者聞咸曰示信如是恤小如是孰不以天府為準以鑑漕為法遍天下欣然聽從也哉如商邑無以為四方之極則外之分符持節者且將有辭于我以為近甸尚不能行而何以令天下志卑者茍且逃責而好高者解印綬矣荀悅有言榮辱者賞罰之菁華也陛下有此菁華而不善用之臣謂宜宣名顏熙仲趙與𥲅諭以陛下至誠惻怛之心所宜上下交相孚洽其州縣有不擾而辦者首加褒擢而不然者

必罰無赦菁華發用則人心興起仍乞陛下宣諭宰輔所有中書之務不繫大體者權令執政分押不必盡勞宰輔為宰輔者專以責監司郡守為務下至縣令亦合人人知其才之短長與其用心之邪正今者出堂甚晚儘可會聚掄材如更欲廣其見聞則當進侍從而博詢之既知之矣然後揀選疏剔斥其不善者而奬其循良者如監司郡守果有風力待其績效既成雖驟寘清華可也譬如人之一身精神周于軀幹則可以常安而無

疾今中書汩汩于細務而精神不周于事幾臣之所甚惑也嗚呼撫太平無事之運人誰不以為易今外而邊事方殷内而又倡為履畝之説此何等題目既不得已而犯之必磨淬精神求以善其後庶不至于大可悔恨耳奚獨宰輔當然哉陛下之精神所以鼓舞羣動者尤不宜有一息之晏安而使天下有一夫之怨讟也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患國用不贍用桑孔輩不過更錢幣算舟車數事尚不曾行履畝之下策而猶不免乎海

内虚耗至下輪臺詔封富民侯僅能轉危亡為安存况今日乎陛下如視為等閒小事無庸過慮方且聽不必盡行截鑿之説而自悖收減之初意動揺于左右浸潤之言而形勢之家與夫大寺觀得以内降脱免此又陛下自撓其紀綱而他人無所致力者也惟聖明以社稷生靈為念察臣狂瞽之言原臣屢瀆之罪及今續降增添德意指揮而毋致後日下哀痛之詔力遏請謁動揺之漸而毋輕蹈御札已事之轍臣不勝大幸

陳時事疏

臣竊謂今日事勢不當論安危當論存亡夫關于國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于北邊秋高馬肥必謀大舉傳聞將以三路並進阿齊台與逆全妻將自山東窺我淮甸蘇布特將自木波界窺我西蜀布占將自陝州窺我襄漢萬一果如所聞國家何以禦之布占本主和者也近者淮安兵叛布占舉兵相應所以致此者蓋亦有説武僊田八敵之深仇襄州輕于接納已為失策李伯淵又

以詐奪阿達馮由是布占之怒愈甚然則和好已難諧矣始輕戰而挑敵中議和而款師今戰既不可和又不成勢甚迫矣尚覬和而忘備悠悠度日敗在眼中奚止累卵之危而已哉然則為今之計不破拘攣之格顯幽拔滯則真才必不出不除張皇之禁披肝露膽則下情必不通不掃塵穴之務一意憂邊則神志必不專不去浮淫之蠹舍虛就實則功程必不著不振朝廷之綱信賞必罰則氣勢必不奮不併江淮之勢合異為同則事

權必不一不察卒伍之情賑乏賙急則軍心必不安此

皆通國之人明知其當然而上之人遲疑顧慮不能果

于有為者正以未知其職耳夫天下之所以治安者以

内外上下各得其職也欲守邊人人稱職必先任大閫

者不失其職欲閫寄人人稱職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

職欲臺諫給舍人人稱職必先廟堂之上不失其職今

兩淮荆襄四蜀衝要之地處處楞虚色色鹵莽身居大

閫一不暇問朝夕之所計慮者不過互相猜疑巧為傾

陷諜邊甚疎諜身甚密外諜甚拙内諜甚工儵敵甚淺
私儵甚深帥臣若此邊守何責臣所謂必先閫寄不失
其職者此也自輕啓兵端經營京洛喪師辱國愁痛尚
新恥過作非復事唐宿委棄軍實取笑敵人繩以國法
罪何可逭而臺諫給舍重于抗章國有丘山之損罰無
毫毛之加精采既頽折衝何賴臣所謂必先臺諫給舍
不失其職者此也范葵久處淮襄朝廷未得其代甚類
一則杜杞二則杜杞之説此在廟堂平日儲才耳昔之

儲才者豫事先定其死則其代之今事急矣何暇言儲
敗徵既形勢當更改臨敵易將之疑此拘常襲故之論
不足信也亟求可代者大作規模并謀合智推誠付託
勿掣其肘事力雖匱不可吝財兵難豫度不可中御任
責在閫寄而主張在廟堂讒言莫入論議歸一庶或有
濟今閫寄之誤國者臺諫給舍不敢言而廟堂亦不問
使代之者果得其人臺諫給舍或以風聞動搖而廟堂
又輕信之則國事去矣臣所謂必先廟堂不失其職者

此也而臣又有疑而未喻者天下之事緩則緩圖急則急著今處呼吸危亡之秋而不厲卧薪嘗膽之志習雍容鎮静之量而不為捄焚拯溺之舉方且牽于常調拘于吏議狃于苟安惑于坐談大敵臨前束手無措則不得已而行守江之下策淮襄既不可守江其果可守乎今淮襄尚無恙也不肯破拘攣之格不肯除張皇之禁不肯掃壟穴之務不肯去浮淫之蠧不肯振朝廷之綱不肯合江淮之勢不肯收卒伍之心坐待北風一起遠

近響震則財為誰之財民為誰之民與其一擲而輕棄曷若先事而亟為與其疑醫而待亡曷若信醫而圖存自古有病者未必死而諱病者必死今朝廷諱言病矣縱使開不諱之門而未能確然信任可用之人束縛纆墨靳吝脂膏不捐反間數萬之金反聽市虎三至之說臣恐敵不在外而在内兵不動草地而起于蕭牆矣抑臣復有愚慮請盡瀝衷忱為陛下精言之孟軻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此言人君當

納其身于戒謹恐懼之地雖有敵國外患乃可為進德之助也强敵迫我人皆憂畏臣獨謂陛下進德之機正在于此伏願陛下杜女謁遠閹宦戒旨酒親忠賢精明不衰則昏怠不起畏忌常存則邪僻莫干凜凜然常有履霜堅冰之念而後可以壯元氣消外患强中國禦敵國矣臣猥以淺學備數經帷正以推明經義論說古今開導上心為職臣今此疏自廟堂臺諫給舍以至閫寄邊守皆以不失其職為言臣豈不自知其職乎若陛下

乾剛日進敬心匪懈處宫闈如坐朝廷對妃嬪如對儒生則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天下將日講説之官不失其職如此如或不然純一有間怠荒乘之緣飾雖多真實反寡則清議將以臣之責人者移而責臣矣豈不甚可懼歟臣赤心愛君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陛下裁赦

是日上不視事繳進前奏事劄子

臣聞處事勢孔棘之時與常日不同有大幹旋則可以運動事幾有大力量則可以鎮壓人心有大識慮則可

以消伏變故史冊所載亦可覩矣胡為今日之事獨不然耶邊遽方聞窘態已露楮幣一事耳論說紛起施行倉卒實效未獲疑謗先騰臣甚惑焉且克敵一軍疽根伏藏久矣諸帥不協互相猜貳狼子野心竊窺間隙于是潰決而不可制任閫寄者各執所見朝廷持兩可而聽其所為遂折而歸于招之一說然既招之後憂慮萬端今邊報又急矣敵犯鳳州又犯蔡息三道並進已驗于此浮光棗陽久闕正守此為何時拱默坐視齊安制

閫精鋭消沮潯陽江面守備尤疎朝廷非不明知奈何不為拯溺救焚之計而尚爾遷延玩愒耶自古主于綏懐則不輕用武主于敵愾則不屑招納今既許其勦又許其招雜用錯施初無定守有謂秦鞏不可棄者矣而又惑于鞭不及馬之論有謂秦鞏不可納者矣而又搖于獸窮則搏之説委恢珙以通好于布占然今之窺我者布占也和安可輕信仕范葵而加兵于唐宿然今之為吾患者唐宿也兵豈可輕舉首鼠兩端莫知所決宵

盱之憂其有既乎履畝輸券可謂下下之策曩嘗議及此矣其時尚畏公論未敢犯此惡名遽改而為鬻祠牒之舉已而怨謗譁然亟從寢罷曾幾何時今又歸于履畝鬻牒信不美也猶有物以予之今履畝則白取矣鬻牒數配僅及大家今履畝雖云有官之家而七色雜流與已仕而亡歿者咸不免焉則所及者亦泛濫矣一命之微官與故官之子孫伏臘不周事育不繼者何限今乃使與穹官顯爵家溫祿厚者一槩同科州縣之吏不

能皆良觀望回護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産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先受其害昔之謀國興利貽笑千古若括商若僦貿若税間架若除陌錢彼豈以為得已不已耶蓋亦曰不得已而為之耳然上焉不得已而虐其下則下焉亦不得已而叛其上涇原之變此亦激于不得已之至耳非獨前古然也本朝熙豐間若青苗若助役若市易若手實役其施行之初人言籍籍主國論者惟曰是不足恤也然始于

不恤人言而終于不恤國家被害之民在在嗟怨我不恤彼則彼亦不恤我矣王安石誤國之罪至于激成靖康之禍皆不恤之一念為之也然則為今邊事之計當如何曰臨敵雖不可易將宜急擇忘身徇國有謀知義之帥以為之儲和戰雖不可執一說宜痛懲獨運秘密之弊使舉朝羣臣皆得以獻其謀屏目前常程細務而廟堂謀謨專一以料敵制勝為急令淮襄四蜀之血脈俾與朝廷為一家而無一毫壅閼蒙蔽之患則邊事其

庶幾矣為今楮幣之計當如何曰行法自貴近始凡將相勲戚之家斷不得夤緣幸免而使貧弱者偏受無窮之毒恢宏朝廷寛恤之意凡産去税存有名無實者一切務從闊略勿為迫促急𤾗之態以激天下等死之心昭示大信上下交孚勿使疑吾徒有截鑿之空言而終行刋忍椿留之實意收愈多則數愈少數愈少則價愈昂非獨國利亦為民利則楮幣其庶幾矣顧臣迂愚之質實懷體國之忠每見聖主有仁心仁聞而今乃為寧

考所未為之事二揆潔巳奉公而今乃為故相不屑為之舉心誠痛之故嘗謂厥今有大患下人輕上幸災樂禍此風滋長真可寒心若邊事區處合宜楮幣施行有序尚可弭輕量之心消意外之變如其不然邊事揺軍心于外楮幣揺人心于内内阻外訌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之愚策如上所陳吐自肺肝不識忌諱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乞降招撫諭四蜀劄子

臣竊惟敵兵犯蜀憂慮萬端今趙彥呐隔在仙人原音問久曠陳隆之雖與元見住米倉山高稼在沔州亦無音耗朝廷就令四川總領安癸仲撫諭軍民陛下宜降手札勞勉制帥及撫諭使又宜命詞臣草詔具述陛下憫傷蜀民曩經敵兵蹂踐痛猶未定今又重遭兵禍皆由和戰不決舉措不審召釁納侮悔其可追老弱死于流離士卒戕于鋒鏑惕然愧懼食息靡遑即此大意更加深切庶幾遠民明知上心亦使軍士生其氣勢臣之

愚慮蓋見故相當國以言為諱詞臣揣摩意見多所避忌語不懇惻豈能動人陛下更化以來曠然與天下為公今者詔旨丁寧所貴明白洞達臣不暇遠引三代誥命只如漢武末年兵戈不息深陳往悔吐自肺肝與夫唐德宗奉天詔書自謂天譴不悟人怨不知痛心靦面罪實在予下至封敖草陣傷邊將詔有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如此等語頗得王言之體願陛下明諭詞臣使之展意無所依違救書誕敷將見歡聲如雷賈勇敵愾

敵兵不足慮也僭瀆愚忠惟陛下採擇

奏備邊四事劄子

臣濫叨班綴賜對便朝竊見陛下軫念邊疆憂形于色微臣恨無良策少濟時艱姑竭愚慮畫為四條皆至緊至切汲汲行之如拯弱救焚庶克有濟其一曰固江陵以重上流之勢臣聞去年撥襄郢隨郢復岳德安漢陽信陽等府州軍屬沿江副司而置司于鄂州撥江陵均房歸峽光化荆門等府州軍屬荆湖副司而置司于江

陵襄陽距郢州千里而聲勢不接江陵介居襄郢之間而孤城無助今德安棗陽隨郢襄陽皆破而復州與信陽漢陽僅存空城而已均房光化歸峽荆門或破或潰而江陵遂成孤立之勢矣顧乃責沿江副司以復襄陽責荆湖副司以守江陵地勢既相隔越事權亦復不專彼此牽制恐必至于蹉跌莫若以荆湖諸郡仍舊併歸一帥總治江陵且撥湖南九郡以隷之庶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理上流之策莫急于此其二曰堰瓦梁以

壯東淮之防臣聞敵人往年首犯襄陽邊境連年遂入西淮至去冬又擾東淮直抵維揚三邊之禍歲甚一歲今荆襄既已失陷止守江陵孤城危迫西淮屢擾蕩然無藩籬可恃儻東淮守禦又復不固則敵馬旦夕飲江而江浙之地俱震動矣當此之時豈容玩視而弗戒乎昔孫吳築瓦梁堰以抗强魏形勢倚賴江南之境恃以為安者六十年至南唐李氏未甞不悉力經營無如堰未及成而淮已盡失今制臣建議修復故基病于工力

浩瀚迫不及辨宜從朝廷亟助其費乘此强敵暫退之時作急經畫併日興工庶幾猶可有濟其三曰處流民俾復生業臣聞淮上之民少長習于兵革為國保障其力居多去冬敵騎奄至西淮義勇往往憤激思鬬而任邊閫者惟恐摧鋒而怒敵但知撤籬以媚之驅逐老弱焚蕩生聚以為清野之計重以敵馬蹂躪腥焰熏炙淮上之民扶老攜幼渡江而逃者不可勝計朝廷不以為念勞來之使中輟賑貸之令徒頒彼留江南則無所得

食返江北又無以為生不亟圖之非但外失捍敵之利必内重蕭牆之憂臣愚以為宜申飭江淮帥守諸臣亟行賑恤以示恩惠朝廷亦合貼助支費假以資糧俾得各復生業或團結鄉社以助聲勢或揀刺義勇以填闕額或選擢材武之人優補軍職兼此數端實區處淮民之切務其四曰責邊閫遣回敵使臣聞比者朝廷已嘗戒飭邊臣遣回敵使中外之人方幸廟謨堅定不墮姦謀稍有生意但見王檝盤桓窺覘久未出境遠近之人

觀聽已惑近者傳聞猶為可疑豈其不稟朝命道宜歛而來耶朝廷周慮曲防固萬無是事不知道路之言何為有此敵人變詐每得利便既有輕量之心恐肆玩弄之計今兹復來吏非前日可比包藏叵測必有出于邀索之外者兼邊疆効死之臣無非與敵為仇復有訛言煽搖可憂非一儻慮阻遏其來貽禍目前則專在邊閫委曲區處之耳豈遂竟無良策耶或謂兹事當密難使戶知但恐欲愚國人而人終不可愚耳以臣管見王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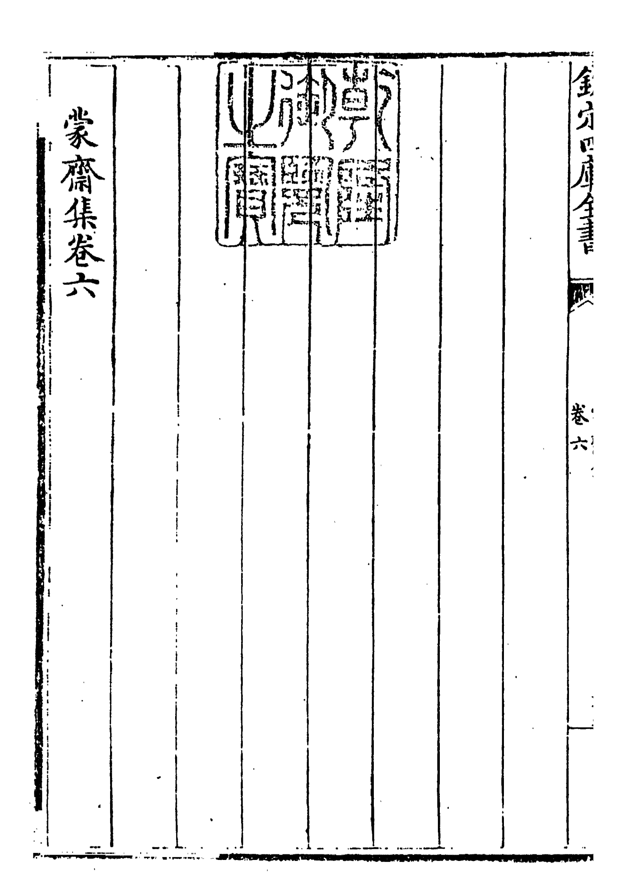
之欲來者乃邊臣諉其事于朝廷而止其勿來者在朝廷當專其責于邊閫處置少差噬臍何及臣所陳四事辭雖樸拙情實懇至儻陛下以臣言為可采伏乞睿斷速賜施行

經筵進講論李允則疏

臣聞帥閫以真才為重以善謀為主有才而無謀不足以為真才矣李允則之守邊也胷中之謀愈出愈奇懼敵人疑己而揚言護嶽祠修城築也引水作石梁聚舟

為競渡寓水戰也撤樓夷阬而植榆塞下設險固也上元舊不然燈特結山張樂使民縱遊陷敵將也不救火災密運器甲以補所焚安衆心也此猶易能耳未足以見允則之奇謀敵遣間諜刺我兵數而能使諜者轉為我用此一奇也敵敺吾民將以為質驗而我能反其鋒而用之又一奇也雲翼卒伍之逃敵以不知所在為辭而允則指言其處運智如神又一奇也天下多事之秋使得任閫外寄者善謀如此可以寬憂顧矣雖然設謀

易用謀難自信易為上所信難李牧縱匈奴數侵趙邊而終不肯出戰謀則善矣然其迹似乎養寇陸抗與羊祜邊境交和謀亦善矣然其迹似乎賣國必也上之人寛洪大度聽其所為而無掣肘之患則謀成而功立不然信任不專讒間入之則所以撓其謀者多矣臣是以深取李允則之善謀而又三歎真廟之善聽也



蒙齋集卷六